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可爱的苹果：新概念作文10周年纪念版>>

13位ISBN编号：9787807591382

10位ISBN编号：7807591382

出版时间：2008-02

出版公司：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韩寒

页数：2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转眼，新概念作文大赛跨入了第十个年头。

当初我们在发起组织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比赛，会变成一场声势浩大、青春激荡的文学盛宴，会对那么多年轻人的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学生态和语文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我们酝酿筹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大多数中学生的文学阅读几乎为零。连我们这样一本专门给年轻人阅读的文学杂志《萌芽》，读者也都是中年人。当时的感觉真是悲哀！

我常常想起1998年秋天在上海西区那个平民化的招待所。我们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们，在为新概念作文大赛构建最初的框架。

我们抱着对文学、对教育、对青年的责任，也带着对活动结果不可知的忐忑，期望着未来；直到我们收到四千份来稿，直到我们看到韩寒、徐敏霞、陈佳勇、刘嘉俊、宋静茹等等一大批好得出乎我们意料的佳作。

其实，我们远远低估了年轻人对文学的钟情。

看来，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文学天然的朋友。

他们细腻、充沛、饱满的情感在寻找喷发的出口，他们对万花筒般复杂而丰富的生活大睁着好奇的眼睛，他们感受着快乐也感受着痛苦，他们需要表达，尽管痛苦和快乐都很容易被放大。

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可以陪伴生活、滋润生命的朋友，忽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在他们同龄人的写作中，他们发现了，他们寻找的朋友就是文学！

内容概要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阵容堪称豪华。

参加联合主办的北大、复旦、南京、南开、华师大、厦大这些全国名校都派出了最权威的教授参与，王蒙、铁凝、叶兆言、方方、叶辛等著名作家都参加了首届比赛的评审。

后来各届比赛随着规模的扩大，有更多的名教授和名作家加入了评委的队伍，这样一批文学权威来集体审阅默默无闻的中学生的习作，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情，这使得我们的大赛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有些事情总是需要时间来见证的。

一转眼，“新概念”走过了十年历史。

十年还很短，但是足以站在过来人的份上回顾从前。

十年前，一切都还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十年后，我们已经可以坐在一起回忆往昔光荣岁月。

热血的青春的，放纵的无悔的。

“新概念”成就了一群人。

《新概念作文10周年纪念版：可爱的苹果》收录了第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经典作品。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初赛作品精选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孩子书店求医来自沈庄的报告物理班志洋阳光灿烂的日子东京爱情故事高三与我的交易小狂人日记手套我是一只笨小孩妞妞青苔一见钟情兼即刻失恋记第二辑 复赛作品精选复赛考题超级MBA可爱的苹果成佛的苹果苹果的想象和我的作文观一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我A—P—P—L苹果电脑兴衰启示录杯中窥人第三辑 他们的今天韩寒·小镇生活徐敏霞·新概念那些事·鸵鸟传宋静茹·一直很安静·最貌若天仙的童话(节选)陈佳勇·用平常心看过去-看门的老莫庞婕蕾·新概念——华丽的冒险·我们家的爱情故事杨倩·最好的时光·灰烬里的日子赵婷婷·2008 A—P—P—L·骂的就是你们两只刺猬任晓雯·十年·中国电影向哪里去张佳霁·“新概念”非文学青年·透视学生高收入族王越·琐忆，深深情唐一斌·他总会想起的形象·另一个奈特鲁尼克刘嘉俊·十年了陈武·新概念的回忆·阳光影楼

章节摘录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 有多少人会打开窗， 有多少人痴痴地望， 那么蓝的月亮， 那遥远的月亮，月亮。

——高晓松《月亮》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我没有感慨。

我把自己的事写在作文里，交上去。

老师说：“你的小说写得交关好。

可是，这样的故事尽可以更煽情一点，你为什么没有？

”我笑笑，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说自己的事，怎么会一点感觉也没有？

像在说别人一样。

我不是自卑，而是不耐烦把我的事告诉别人，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祥林嫂般的神经质，而这些我都不具备。

但是痛苦的埋藏也需要毅力，我不堪重负了，于是我把那 事告诉漫生，漫生哭了，我没有。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的时候，我觉得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麻木，往事随着身体成长，硬生生地生在肉里，像一条布捻子来回抽动，时有隐痛。

一个姑娘有一个很爱鲜花的妈妈和一个爱讲故事的爸爸。

在五岁以前，小姑娘的幸福只能用鲜花和故事来形容。

那时的快乐是小仙女的快乐，是大丽菊花红艳艳的快乐。

后来又有一个女人来了，她的面目在印象中总是狰狞的：雪白的脸像嵌了“老粉”，血红的嘴吸食着他们的幸福。

她把小姑娘的爸爸拐走了。

妈妈扑上去咬爸爸，恶狠狠地咬。

多年以后，她含着泪告诉漫生：“妈妈好！

妈妈咬他！

”爸爸挣脱开，小姑娘又去抱住他的腿，他蹬开了她，她跌在地上，忘记了疼。

幸福不是她有愿望就能实现的。

再后来，这个家里就没有了爸爸，至少小姑娘的生活里就没有他了，没有了爷爷、奶奶。

小姑娘仍旧叫塔塔，仍旧跟他姓，但他仿佛是和她不相干的一个人，和我不相干的一个人。

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童年到现在，我和妈妈总在不停地搬家，从那个可恶的屋子里搬出来，再搬到舅舅家里去，再搬出来……行李很简单，是几个纸箱子，纯粹为了方便搬运。

天空常常很蓝。

我不是缺衣少食，但我总觉得自己残疾，是心理上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残疾。

我喜欢蓝的天，当月淡风清的时候，月亮也是蓝色。

我的渴望也像那月亮，遥不可及。

舅舅家楼下，有一个和我同班的男孩子，高个儿，很瘦很瘦，体育很好，叫侃侃。

侃侃不是独生子女，他有一个姐姐，我觉得大凡有姐姐的男孩子都是很幸福的，我永远向往幸福的生活。

我一直和侃侃一起回家，听他说他所知道的一切，我要分享他的幸福。

他说我听，这就是我的幸福。

记忆中，那一路只有笑声，忘了有没有感伤，反正我不会说出来。

伤心嘛，就只是伤在心里。

舅舅结婚了以后，妈妈说：“我们搬到大姨妈家里去好吗？

”我答应了。

因为姨妈姨夫都很好，哥哥也很好，到他们家去，我仿佛有家庭的感觉了。

顺理成章地，我上了高中，那么多快乐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我跟着他们欢笑、生活，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漫生的谈言微中，琪扬的大智若愚，苔藓的“新华社论”……生活原来应该这样美好。

一年多来，周围环境给了我极大的快乐，特别是家里。

我喜欢吃大姨妈烧的菜，我喜欢挽着姨夫的手臂出门，因为别人会认为他是我的爸爸，我喜欢这样的爸爸；而哥哥，常陪我出去玩，逢人就讲：“这是我妹妹呀。

”我知道了，我需要健康的爱，一个有父爱的家庭给我的关怀。

长大的感觉是奇异的。

站在十几岁的头头上的时候，我们是有口无心的唱情歌的孩子，快乐抑或是不快乐只在心湖上微微荡起几圈涟漪，掠一掠就会过去，即使是最沉痛的刺伤，也会被时间抚平，只留下一块暗色的印记。

现在是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了，我们激情地生长和思考，不太幼稚也不太世故。

有一点知道情歌里的意思，有一点感怀“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

那是一个无拘束的，过分自由散漫的夏天。

“恋爱”像乙型脑炎一样蔓延。

即使在一个班里，我似乎也不太认得冉漾。

只记得问了他一道习题，就攀谈起来。

我说的是侃侃：我给侃侃寄了一张贺卡，说我喜欢他。

他就再也不理我了。

那是在初三的时候。

冉漾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

拜伦说：“相见时的颤抖，离别后的不安”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不算“恋爱”，充其量只是拉拉手。

但这拉拉手，也使我感动——冉漾竟然喜欢这个不好看的小姑娘。

从没有一个男孩子喜欢过我。

在他第一次拉我手的那天回到家，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又用妈妈的粉饼把镜子里的自己抹了，真难看！

我没有忘记侃侃，他好比是一个理想，高山仰止。

圣诞节我还是寄了贺卡给他，他仍没有回音。

漫生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收到你的贺卡了，不知他会不会落寞和沮丧。

”我说：“不会的。

他不会沮丧，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或许我长什么样子他也忘了。

但我不会忘了寄贺卡给他，我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坚持。

”我也这样跟冉漾说，他似乎并不高兴。

他说：“原来你还是很喜欢他的，那么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位置？”

”我没有辩解，也觉得没有必要，有很多事情我可以迁让，可以克制，但我不说违心的话。

我说这不是“恋爱”，因为爱人的眼睛是蒙着烟雾的，而我却很快发现了与冉漾格格不入的地方。

我一直听着电台里不播放的不热门的歌曲。

不知道为什么《同桌的你》会那么风靡一时，老狼的别的所有的歌都比这一首好；高晓松的其余的任意一首词，都比这一首出色。

可是这些歌却少有听众，让我觉得自己是固守码头的愚人。

冉漾听了他们的歌，默默地把磁带还给我。

我作好了准备，等他说“不好听”。

可他却说：“好倒蛮好，只是不够味儿。

”我几欲跌倒，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不够味儿？

我有一种跟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冲动。

这一切我都告诉妈妈，妈妈没有任何反对我们交往的意思。

我们一向相依为命，她只希望我能够快乐。

她叫我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

我却觉得冉漾的评价有点亵渎的意味。

有的时候，只要对人有一种固定的认识，这种认识就会愈演愈烈。

我和冉漾还是在一起吃饭，他依然在放学时送我到车站，有时中午我们一起出去逛逛，一切都像开始时一样。

可是我对他的不满却一天天地溢出来。

他习惯把所有的不愉快都讲给我听，而我觉得那是芝麻绿豆大的事。

他有一种女性化的多愁善感，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他，希望他明白，他的挫折是多么不值一提。

他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你很坚强啊！”

或许他并不是没有感触，只恐怕不能达到我理想的效果。

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苦难里，有一点陶醉，不能自拔。

他把我当作一个避风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而我本身也许更需要人支撑一下。

我看到过他的母亲，有点未老先衰，我知道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了儿子，我有些惶恐，他要去一个地方，但不识路，他妈妈跟他讲了半天他还是有点迷糊。

于是他妈妈说：“还是不要去了好吗？”

他就会说“好的”。

他很体贴大人的关心，而实际上……我仿佛看见自己若干年后也操练成了一个和他母亲一样操心琐碎的女人。

他依然年轻，我却已心力交瘁。

在五月的一个星期五（啊，已经快一年了），我把我的想法都拿出来跟冉漾牌了。

中午的太阳很耀眼，洒在透明的玻璃窗上的阳光的阳光凌迟着每一颗敏感的心。

录音机里放着简单的李泉的音乐。

那个漂亮的拥有唯美声音的男子哼唱着“爱是什么颜色”。

年轻的孩子们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聆听欢快的乐曲里有否悲哀的音符。

冉漾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要穿透我的心扉；而无辜羞愤的泪水已要夺眶而出。

我没有朝他看，我低着头，飞快地说出那一串残忍的话语。

我怕一停顿就会心软。

沉默了，李泉沉默了，冉漾也沉默了。

李泉在沉默中爆发，唱了一支别的歌，而冉漾却在沉默中灭亡了。

妈妈怪我太草率，她说这很伤别人的心。

“冉漾的成绩那么好，本来倒可以帮助你。”

我顾不了这许多，年轻总是鲁莽而草率的。

要我用什么手段来欺骗利用别人，我办不到。

在人情世故中我已不再只是个白坯，但我仍向往纯粹。

妈妈郑重地告诉我，她打算结婚了。

她是用很低的，但是坚定的声音说的。

妈妈很要强，姨夫姨妈待我们再好，这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哥哥二十四岁了，很快会有女朋友，会结婚，而我却还不能自立……我们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能长住的家。

那个男人很矮，很丑，配不上妈妈。

妈妈在店里做完美容，手里提着婚纱跑到马路对面的照像馆去拍结婚照。

她提着裙子过马路的一瞬间，我觉得她老了，皱纹无情地爬上了她眼角，她不是二十年前幸福的新娘，只是一个无奈而疲惫的妇人。

新的家如果只有那个男人和儿子，那算是很宽敞了，要再添了母女俩，就显得局促了。

他和我妈妈住一间，和他儿子住一间，中间用拉门隔开。

我很不习惯新的生活，尤其是跟妈妈说话，处处感到不便当。

四个人个相处都是客客气气的，客气得不像一个家。

我感到我和妈妈只是两个房客。

不过，我对于生活在到这一步已经十分满足，毕竟即使是目前，也来之不易。

由于晚上常常要外出补习，妈妈帮我把头发剪了，剃得跟男孩子一模一样。像漫生总是有爸爸接的，再晚也雷打不动，我只有自己防备了。女孩子真的不能没有爸爸！

后爸的家里电视机是没日没夜地开着的。他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看新闻，只是无休止地沉迷在武侠片里，电视完了，还有录像。我说，一个人怎么能这样没有品味？妈妈说：“你爸爸当初不是又有品味又有修养吗？最后呢？”

才一个多月，妈妈和后爸又离婚了，因为在生活费上发生了争执，那男人十分斤斤计较，计较得让你目瞪口呆。

我没有异议，我一直很顺从。

我对这场婚姻本没有感觉。

在搬出那户人家的时候，后爸站在门口拉住妈妈，求她留下。

妈妈并不为所动，在出租车上教导我，千万不能嫁给一个小家子气的男人。

我们又回到姨妈家，像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归来。

妈妈没有停歇，她在姨妈家附近找了一间旧房子，很小。

但是如果能买下来，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

妈妈打电话给爸爸，要把以前离婚时判给她的房子卖掉。爸爸说，他买下来，不过他只能给五万，因为这些年的房租和公用事业费都是他在交。他一句也没问起我。

挂了电话，妈妈很气愤：“自己的女儿一点也不关心。

给女儿嘛，多贴一点钱又怎么样！”

我无所谓，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爸爸了。

尽管我一直十分渴望，但因为缺憾了很久，竟然也习惯了。

房子买下来了，我和妈妈热情高涨，我们在为自己的家忙碌，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哪怕我们想在家具上刻下我们的名字。

十几年的积蓄换来一个家，我们不犹豫了。

迁入新居的那一天，无人为我们的杰作喝采。

我和妈妈早早地躺在床上，十几年来第一次找到了安定，竟然兴奋得睡不着了。

我们不说话，我们沉浸在喜悦里，我们流泪。

这是我的幸福，这不是月亮，我满足。

冉漾大概没有事了，期末考试又考了第一，他应该是前途无量的。

我为他高兴。

我问漫生：“如果我爸爸死了。

我应不应该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我实际上在问自己。

“为什么不？”

他是你爸爸。

“我也是这样想，十几岁的年龄就要结束，人突然有一种理性的飞跃。

我们认识的诗人说：“寂静来了/黑夜降临/地球旋转得很快/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一切都很自然。

”我喜欢自然：成长的自然，人性成熟的自然……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我告别了过去。

我从过去走出来，于是那个时空不再立体而成了一个平面。

我把它叠好，压在记忆的箱子底下，随它去尘封，去化灰。

二十岁就要来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我……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不苍惶的眼，等岁月改变。

——高晓松《青春无悔》 孩子 我5月25日生，双子座，血型AB（算命的说我是一个有双

重性格的人)。

熟识却并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单纯的乖女孩——整齐油亮的学生头好好地挂在耳后，小声说话，用词委婉，替人着想。

可以安静地坐在咖啡屋里目光婉和地听她们的心情故事或感情经历，在适当的时候叹息或是微笑。

我的一个女友对她的男友说她不知道喜欢与爱有多远，另一个女友对苦追她的英俊男生说：“我是不信缘的，也请你不要用‘缘’这个浪漫而又有诱惑力的字眼掩饰你的怯懦。

”末了她们总会看破红尘似地注视着我，用大姐姐的声调告诉我，说我不懂爱情。

真的，我不懂。

我不懂女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不适当的时间、地点去找一个不适当的人来完成一场不适当的爱情游戏，然后还要不甘心地看着那人，告诉他：我想你还是不了解我。

我宁愿就这么孤单地坐在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对面，看着她们精致的困惑，自信的执着，手里轻轻地拿着吃冷饮的小勺子笑得一脸沉默。

了解却不熟识我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叛逆的复杂女孩——一人人的时候我常会穿简单的衣服复杂的鞋，抹蓝色的指甲擦紫色眼影画莫名其妙的画，写乱七八糟的诗，背着古怪的背包穿梭于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像头鹿一样优雅，像只老鼠一样匆忙，笑得一脸寂寞。

我漠视生活，痛恨政治，嘲笑社会，远远地避开人群，唯一相信爱情却没有爱情，用我自己的方式告别平凡却并不出色。

我有一件半红色半黑的双面羽绒服，漂亮的颜色漂亮的款式，可惜常会有整根整根的鸭毛从密实的缝隙中伸出头来，现在这件衣服就平铺在我的膝盖上，喵喵一面和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面就用手去拨那探出头的羽茎。

——安安，开心点儿。

——什么？

——刚才迟到，老师说你什么了？

别太当回事。

——没事儿。

——真的？

——真的没什么，中午没睡觉，所以精力不集中，总是木木的。

她跟我说话，我不是点头就是摇头。

后来好象说到一模的成绩不理想什么的时候我就盯着她的鞋，忽然很想笑又不敢，一个嘴角就弯上去了，她大概也觉得滑稽就一挥手放我回来了。

我说着话，看见喵喵用指甲掐住一根羽毛的头，接着向后一拽，那羽毛就飘飘荡荡地落在了地上，蛮好看的。

安安，别总是愁眉苦脸的，财大气粗有产有业的又不是无处可逃，小姑娘活得轻松些好不好……

心口凛然一动，一种类似痛的感觉传遍全身，我把右手在膝盖上慢慢伸平，很兴奋地想，算了，我又不是无处可逃。

我19岁，临近高考，在离校不远的花园小区有一套房子……真正自己的房子，二室一厅，爸妈留给我的，完全的私人天地——别误会，爸妈不是大款，我也不是烈士遗孤，不过他们现在有了各自的房子，便把过去的老屋买下来留给了我作为补偿，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老屋是他们失败婚姻的见证，两不误的。

爸妈常来，救济灾民似的送钱送物，看我的眼神总是很内疚的样子——我想，他们是想向我证明抑或是补偿些什么。

可是，证明什么呢？

比如，比如说他们爱我？

可这我早就知道啊！

如果他们不爱我，他们就不会有我，我也就不会有老屋，也就不会有我住在老屋里过着这种舒适的寄生生活。

至于补偿，我发誓：出落成今天这副精灵古怪的德性真的不是由于他们的离婚造成的，我天生如此。

所以在十五岁那年，当我发现他们的关系已令我不自由的时候就决定给他们自由。

所以我会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分手吧。”

”然后缓缓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很懂事的样子。

可是我想，我真的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冷漠自闭的孩子，我只是觉得：爸妈真心相爱，才有了我，小小的我一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代表爱，这已经足够好了。

后来，他们不爱彼此，去寻找新的幸福去了，这并没有什么错，谁能保证爱一个人就会安安定定的地爱一辈子呢？

他们并没有伤害我，起码没有存心伤害我。

我这种人，似乎一生长下来就是个很麻烦的人，又何苦累着他们同我一起受罪呢？

所以我叫妈的新老公大伯，爸那个温柔却不美丽的小妻子本该叫梅姐的，我就乖巧地叫她梅姨。

无所谓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倒是他们很感动，受宠若惊的样子，只要不是钱，其他的礼物我照单全收。

一模的卷子发下来了，不好，反正也不坏。

我的成绩一向上窜下跳的，吃不饱也饿不死。

政治、历史一般，语文意料之中的down到谷底，数学倒是出乎意料地冲到120分，很圆满的样子，不过得分没有失分多，排到中上却也合情合理。

刚开完家长会的妈小心翼翼地向我传达：“老师说，成绩介于本科和重点之间，很有希望的。”

”才怪！

老师一定说的是……很危险的！

腊月二十七，终于放假了。

打开电视，任贤齐正抑扬顿挫地唱《伤心太平洋》——“好像大便干燥一样，”我笑，想，这话谁说的？

关上电视，索性到大屋去听音乐。

坐在一块黄绿相间的垫子上，戴上耳机，王菲的声音就飘过来：“每天都有梦在现实中死掉/自己对自己大声咆哮/人太忠于感觉，就难好好思考/我痛得想哭/却傻傻的笑……”王菲1998年的表现真是令人跌破眼镜，升级做妈妈，行情反而看好，演唱会开到全国疯转，看到在报纸上的她抱着小窦靖童共享天伦之乐的甜蜜神情，回想起她在’96演唱会上闪着大滴装饰眼泪低头苦吟《出路》的样子，真正的恍如隔世。

三年的悲悲喜喜就在王菲的歌中荡啊荡的：“谁与我远远地漫步云端/在靠近太阳的地方住下/能掩耳不听那俗事喧嚣/要一种干净的自由自在……”今年的情人节就在春节前两天，喵喵她们卖剩下的玫瑰，回头就塞给了我。

于是，就在情人节的第二天我拿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走在通往医院的路上——妇产科，有一个叫晋逸的男孩出世了——他是我弟弟。

小逸一副乖巧的清秀模样，将来是一个漂亮男孩子总不会错，情人节出生的小逸，大家都说很像我。

这样一个像我的小逸，这样一个可人的小弟是值得我用全部幸福去换取他的快乐的。

可是，他怎么会不快乐呢？

他有个温柔可亲的小妈妈，有个成熟干练的爸爸，还有我这样一个姐姐，使他收到了生命的第一束玫瑰花，也是我送出的第一束玫瑰。

梅姨注视小逸的眼神使我不由去想象，不，是想起了十九年前，在某间产房的某块洁白的床单上，也曾躺着这样一个清秀的孩子，她身旁也有这样一位疲惫不堪的母亲，有着一位这样幸福安静的父亲，可是，排山倒海，排山倒海啊！

十九年前某个产房某块洁白的床单上，锁着我最初的幸福，一生的幸福啊！

一小时后，我转身走出这个房间，将最最亲爱的小逸和已略显憔悴的父亲留给白色床单上那个捧着大把玫瑰的苍白而柔弱的女人。

编辑推荐

你是曾经的“新概念”一族吗？
你还好吗？
当年，你只是一棵青涩的小芽，现在你成材了吗？
知道我们一直在牵挂着你吗？
或许你就是由“新概念”而启航，那么我们现在真的想知道你已经驶向何方？
听见我们的呼唤了吗？
《新概念作文10周年纪念版：可爱的苹果》为第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选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